

第十章

桑梓情懷，終生所繫



飛將軍 蔣鼎文



一、盤山小學，盛況空前

諸暨鄉風，耕讀傳家，源遠流長。稍有才識聲望之士多以興義塾，辦學校，綿教學，惠及鄉里。自清末民初以來，象山學堂、斯民小學、翊忠公學、樂安小學、同文學堂、明誠學堂等新式學校紛紛湧現，而到了蔣鼎文所創辦的盤山小學落成，新式的現代化教學又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可謂盛況空前。

蔣鼎文自五歲起便離家到十多里外的杜家山讀私塾，其後又轉到距家四十多里的斯宅讀書，再回到離盤山四里多外的湮浦求學。小小年紀，別離父母，負學他處，家庭和小孩的種種不便自有親身經歷，切身體會。加之鄉風浸淫，在村裡辦所學校，方便鄉親同宗讀書之想自然萌發，然真正促使他下定決心的還是他父親蔣子朗的一番肺腑之言。對此，蔣鼎文於一九三二年所撰《盤山小學碑記》有如下記述：

民國十九年夏，軍次漢皋，戰事略定，請余先君而迎養焉。侍奉之暇，先君輒諄諄詔鼎文曰：「汝憶兒時求學之艱乎？知兒時求學之艱，則族子弟之艱於求學者，可念也，知族弟子求學之艱，則鄉子弟於求學者，彌可念也。計吾鄉學齡兒童，每歲奚啻數百人，僅一湮浦翊忠學校，備兩級，勿能容矣。願汝鞭弭橐鞬，以衛國家，尤願汝筆路藍縷，以興鄉校，此吾之志也。」¹

時隔三十三年以後，晚年的蔣鼎文在臺灣對老父的話依然有清晰的記憶，其表述與《蔣氏宗譜》

¹ 諸暨檔案館藏，《暨陽花亭盤山蔣氏宗譜》卷四。

及《盤山小學碑記》所述大同小異，只不過將文言文變成了白話文。他說，我在武漢時父親對我說：「鼎文，家鄉中光是蔣姓就有三四百戶，這些宗族的子弟沒有辦法接受教育，青年人沒有知識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族上公產的收入，每年不過百餘元，如果想辦學校，連一位老師都請不起，如果你將來事業上有了辦法，一定要在地方上創辦一些教育工作，使得下一代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這是造福地方的百年大計，千萬不要忘记。」¹

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初始，蔣鼎文已任第二軍軍長兼第九師師長，部隊駐紮武漢，中原大戰亦尚未開打，在父子倆上述對話未久，戰事發生，蔣鼎文躬送父親返鄉，自己則率大軍沿平漢線北上河南。未幾，蔣父在諸暨一病不起，撒手西去，要在盤山建所學校便成了父親的遺願。中原戰事甫畢，蔣鼎文趕回盤山，在為亡父補辦喪事的同時，便緊趕慢趕地籌建起盤山小學的校舍。

按照蔣令法所撰《蔣鼎文與盤山小學》一文²，盤山小學的選址似乎在一九二七年就開始了，從各種資料分析，這一回憶時間上不大正確，似提前了一點，其時蔣鼎文自身也漂泊不定，職位上也不具號召力。盤山小學校址所在原是一片墳地，俗稱墳墩園，毗鄰浣水，芳草萋萋，綠樹叢生。將宗族祖上墓地移葬確非易事，蔣氏要人挨戶做通工作，出高價買下。有主的墳墓，蔣鼎文再出遷葬費，由親屬自行處理，無戶主的，則統一移至奇山馬頂立碑致祭，蔣鼎文還樹立碑文，上寫：由墳墩園遷此的列祖列宗之墓，裔孫蔣鼎文。校址瀕臨浦陽江支流浣水溪畔，一九二二年此地暴發過大水，致使河水改道，有不少良田遭沖刷，一直無法墾種。蔣鼎文籌畫學校時，就一併築起防洪堤

1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六二頁。

2 《諸暨文史資料》一九八八年第三輯。

壩，既保護村裡的田地不被沖刷，又使學校安然。這道頗具規模的堤壩，歷經八九十年洪水侵蝕，至今依然具有抗洪便行作用。

一九三〇年冬，校址最終確定，蔣鼎文委託同宗鄉人蔣作舟、蔣伯榮具體籌建校舍，學校仿廈門、蘇州中學式樣，參照兩所學校的圖紙，結合地形修改設計而成，並於一九三二年九月正式建成，十月二日正式開學。¹

盤山小學的校舍在當時可謂豪華，占地六十多畝，有圖書館、儀器室、實驗室，還有標準的足球場、籃球場、四百米跑道，各類體育器材，如雙槓、單槓、秋千、滑梯、網球、羽毛球一應俱備。十多幢校舍，布置寬敞，其中六幢教學樓，每幢設三個教室，從南而北排列，分別為一至六年級，教學樓之間的花園稱級園，為該級學生的植物實習園地。每個教室都是獨立的，緊挨教室的是級任教師的辦公室兼臥室。辦公樓亦很氣派，共有十個大間，除教師辦公外，還有禮堂，球類貯藏室；又造宿舍二幢，一幢樓上為男生宿舍，樓下為圖書館，一幢樓上住女生，樓下為陳列室，並另行建造寬大的食堂飯廳。各幢教學樓和宿舍樓之間有高大寬敞的走廊連通，下雨天可不走濕路往返。

校內綠化下足了工夫，搜羅種植了不少名花異草、珍稀樹果，花的品種一年四季齊備，綠化地有級園、校園之分，還有假山石洞、人工池塘、曲徑庭院等供學生嬉戲玩耍。

如此一流的硬體為的是吸引一流的師資，蔣鼎文自兼校長，聘陳兆寅為校務主任，具體主持校務，聘趙志信為教育主任，宣敬耀為訓導主任，皆為當時的名師，其他各科老師均為一時之選。

蔣鼎文對學校的運作有周到的考慮，撥田二百多畝，充作學校資產，所收租息供教學開支之需，

¹ 陳兆寅：《盤山小學簡史》。

凡就讀學生，不需繳納學費。

盛況還在開學之時，蔣介石題寫「樂育群英」金字紅匾掛中間，邵元沖所寫「知難行易」懸左邊，廖承志所送「承志育才」放右邊；孫科送來「百年樹人」，還有戴季陶、居正、林森、何應欽等五院六部要人揮毫題寫寄語。「盤山小學」校名則是黨國資深要人、書法名家于右任所書；「盤山小學碑記」由《申報》名記者馮貞胥所撰，並由時任教育部秘書、書法家沙孟海書就，內云：「民國二十一年十月，諸暨蔣君銘三，構盤山小學成閔宇大廈，突兀聳峙，岩流映帶，蔚為佳勝。凡以協贊舍之體制者，區處敷陳，無不允當，講肄之堂，棲息之所，連楹比薨，並臻完美。」

盤山小學的校訓為蔣鼎文擬就：「互助」。

盤山小學的校歌奮發向上：

我們是早晨的太陽，朝氣預告著萬丈的光芒，我們是早春百花的蓓蕾，有一天盛開不一般輝煌。寧靜的盤山，看護著我們成長，活潑的浣水陪伴著我們歌唱。盤山和浣水的兒女呵！我們歌唱著成長，將來要建設理想的家鄉，將來要擔當國族的棟樑！¹

校歌所唱立意之遠，至今還是現代社會所追求。

盤山小學的教學品質自是上乘，以體育論，該校有童子軍的組織，軍號、炊具、篷帳俱全，多到野外拉練；學校的籃球隊，在全縣比賽中多次獲得冠軍，有一次因是「三連冠」而獲得「奉安鼎」

1 陳兆寅：《盤山小學簡史》。

一尊作永久紀念；走出去的校友，有不少血灑抗日疆場；軍旅作家夏繼誠在這裡念完小學，吉林大學教授張仲富在這裡啟蒙發凡，享譽全球的美國航太學家馮綏安從這裡畢業後再考入紹興中學。二十世紀八〇年代馮綏安先生回鄉探視，到盤山小學舊地重遊，睹物思昔，感慨萬千，老淚縱橫，久久盤桓，不忍離去，他毫不掩飾地說，其扎實的根基就是在盤山小學打下的。

蔣鼎文還抽空到學校講課，多講禮儀教育，他要求學生見到先生（老師），在任何地方必須行禮，對長輩要尊重孝敬，要把自己的身體鍛鍊好，將來為國家民族效勞。

蔣鼎文重視後起之秀的培養，凡盤山小學的畢業生，當自家確實無力繼續培養，由校務主任陳兆寅推薦，由其弟蔣鼎五考察核實，再由他全額資助繼續深造。每期都有兩三個學生，如蔣令德、蔣光涵、蔣尚武、何培中、何仁標等等。他主張實業救國，不鼓勵學生從軍從政，而教育學生要向實業工礦事業方面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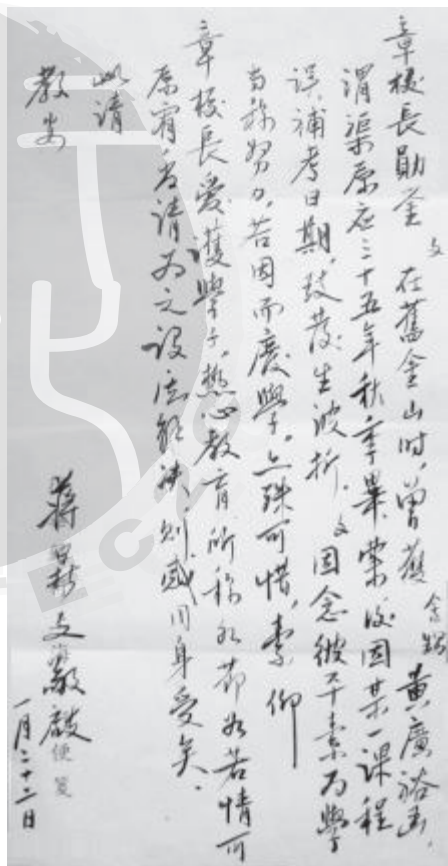
為使學子不無故失學，他想方設法替他們續上學業。曾見蔣鼎文致一小學校長的親筆信函，內云：

章校長勳鑒：文在三藩市時曾獲舍甥黃廣裕函，謂渠原應（民國）三十五年秋季畢業，後因某一課程誤補考日期，致發生波折。文因念彼平素為學當稱努力，若因而廢學，亦殊可惜。素仰章校長愛護學子，熱心教育，所稱各節如若情可原宥，當請為之設法解決，則感同身受矣。此請 教安。

蔣鼎文敬啟，一月二十二日。

推斷起來，此信當寫於一九四八年一月，正是蔣鼎文從美國回到上海之時。一位堂堂二級上將，中央執監委員，竟不惜屈尊降身，向一小學校長「求情」的唯一目的是使這位學子連接學業，不因「誤補考期」而廢學。

談起盤山小學，當時已屆古稀之年的蔣鼎文在臺海彼岸依然深情款款。一九三〇年「七月，中原戰事正緊，父親在家鄉去世，好像在漢口對我說的一番話，便是他留給我的遺囑，我雖戎馬倥傯，對於他的遺言真是無刻能忘……十月中原戰事結束，我才由洛陽飛武漢轉諸暨，料理父親的喪葬事宜。安葬已畢，即召集族長們籌畫創辦小學事宜，由我籌措一筆基金，利用這筆基金在一大塊無主的沙洲旁建築了一座長堤。此堤一築，下游便開成八百畝水旱無憂的良田，用這八百畝的田租收入做小學的維持費。這樣一來，便創立起一座頗具規模的盤山小學。我每一次回到家鄉，一定要在盤山小學盤桓些時候，留連不忍去。我對學生訓話，勸他們將來不必做軍人，要研究科學、研究技術，以科學和技術報國。抗戰期間，盤山小學學生寫信給我說：『你以前勸我們不必做軍人，現在抗戰了，我們該可以做軍人直接報效國家了。』我回信說：『可以。』有四五個人進了軍校成了軍人，



蔣鼎文為外甥求學所寫信函手蹟

事業上很有成就。盤山小學出身的學生到歐美留學的也很多，現在在臺灣的還有不少盤山小學的學生，常來我家晤談，這是我精神上的一大安慰」¹。

自此後，盤山小學已成為當地的自豪，並成為諸暨對外交流學校的代表，直至新中國成立後，諸暨全縣性的校運會還多次放在這裡舉行。

更重要的是，盤山小學的建立還帶動了諸暨其他地方的教育發展，隨後幾年裡，各地有聲望之士仿照盤山學校辦學模式而在本地創校建學，如陳蔡的國民黨退役將領翁國華在湮浦創辦「諸暨縣私立暨陽中學」，其後發展演變為浙江省重點中學諸暨中學一部；國民黨中將師長楊步飛會同同鄉、共產黨人楊則民，創辦草塔南屏小學，培養出楊石毅、楊光、蔣穀川等革命志士；楓橋的實業家葛寶華乾脆搬照盤山小學式樣，辦起了梅苑學校等等。

對於以上學校的開辦，蔣鼎文也多方支持，不但題辭祝賀，還把白門（今紅門）的一百多畝農田捐給暨陽中學的農學部。

鑒於蔣鼎文的影響，日本侵略軍於一九四〇年春專門到盤山掃蕩。日軍首先對蔣鼎文的故居發洩。蔣鼎文的家有舊宅和新宅，兩處房屋近在咫尺。舊宅是祖居，蔣鼎文在那裡長大，新宅是蔣鼎文後來建造，頗顯氣派，當地人稱之為「洋房」，房屋用自備發電機照明，還築有高高的水塔供水。「洋房」因大門堅固，一時無法進入。於是日軍槍炮齊鳴，對準「洋房」猛烈掃射，擊中存放在屋內的汽油桶，瞬時之間大火冲天，蔣鼎文的「洋房」就這樣化為一堆瓦礫。其後復建房屋的地基還是當年蔣鼎文房屋之基礎，只不過變換了主人。劫後餘存的「水塔」像一個老衲那樣，歷經風雨雷

1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六二—六三頁。

電，依然矗立在那裡，靜靜地注視著時代翻過新頁。

日軍燒毀蔣鼎文故居後，依然不解氣，轉而來到盤山小學掃蕩，校內圖書館、標本儀器室、學生宿舍，均被他們焚燒，蔣介石等一千國民黨要人所題匾額悉被日軍擄掠而去。學校師生冒險將沙孟海書寫的「盤山小學碑記」藏匿於密室，才得以保存原物至今。校務主任陳兆寅說：民國「三十四年日寇乞降，河山重光，校長（蔣鼎文）返里，目睹斷垣殘壁，不無今昔之感……」¹

一九五二年，盤山小學由人民政府改為公立盤山小學，後又在盤山校舍的基礎上擴建成湮浦盤山初級中學。「文化大革命」中，校舍自然遭到嚴重破壞，原在盤山小學任教的校務主任陳兆寅被送去勞改，最後慘死他鄉。

二〇〇六年六月一日，諸暨市人民政府將尚有原始風貌的盤山小學校舍作了修繕，並將其公布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然保護好這所歷經時代風霜、具有歷史底蘊的學校依然任重道遠。

二、學生眼中的盤山小學

小學是人生世界觀的啟蒙發凡之地。從這裡走出去的人群，無論是默默無聞還是聲望顯赫，終會對其有或多或少的印象。如對兒時的小學終生魂牽夢繞，那麼這所小學就是他人生不可磨滅的印記。

一位就讀於盤山小學、名為「只能無語」的學生有這樣的片斷憶舊，甚是率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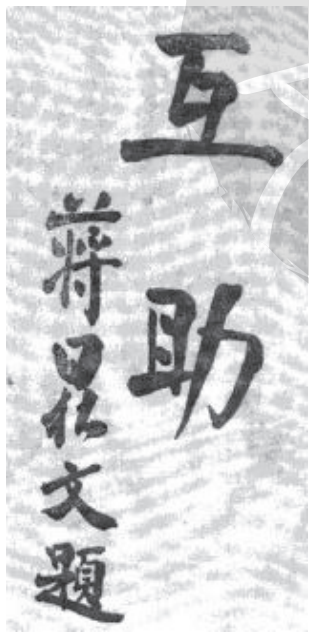
¹ 陳兆寅：《盤山小學簡史》。

當年的盤山小學是半軍事化的小學，有童子軍護校，軍械是棍，依稀記得紅藍兩色的短棍，類似於交通指揮棒，每天出操操練。整個學校用圍牆圍住，那時候沒少幹爬牆鑽狗洞翹課的事情。

校長辦公室前面有兩棵高聳入雲的梧桐樹，常常撿來梧桐子炒食，雖然味道不怎麼樣，但是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那是相當的美味。當然味道最好就是梧桐兩側的幾棵柿子樹，樹苗是建校之時蔣（鼎文）先生托人從美國帶來的，（果實）碩大無核。當時宿舍的前面還種著一株木瓜樹，雖然說是熱帶作物，倒也長得鬱鬱蔥蔥，只是沒見過長幾個木瓜。後花園則是名木蒼萃，最昂貴的莫過於那株千年不大的黃楊木，已然有碗口大小，坐在此樹上玩耍，那是相當的享受。學校按照系統的風水布局，在東南方引一條明渠穿校而過，亦是玩耍的好地方，通過管道入口逆水潛行，又是一條逃離學校的好通道。渠水流經校區西南，那裡是一片菜地，老師們半農半教，自力更生，每週一節的勞動課基本就在這裡度過。

俱往矣，這裡曾經留下很多美好的記憶，到現在，還會常常在夢中出現。

盤山小學自是出了不少人才，當然知名度最高的還是美籍華人、傑出的航太科學家馮綏安。馮綏安是浙江諸暨楓橋馮蔡人，在盤山小學讀滿六年，其後考入紹興中學、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後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獲科學博士學位。他是美國首



蔣鼎文所題校訓

次登月工程（一九六九年七月阿波羅號）主要研製者之一，亦是美國航太計畫的主要制定者之一。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他多次應中國政府之邀回國講學，商討中國的宇航發展方案，參加國慶典禮，並代表美國加州工程師協會向錢學森、茅以升頒發特別獎。

蔣鼎文對於這位昔日弟子亦充滿自豪，他們鴻雁往返，聯繫頻繁。當一九七四年一月蔣鼎文去世後，這位科學家海天遙隔，因身處絕密之地，不能私自出境，只得寄上一幅情深意長的輓聯：四十年前求學盤山久感師門恩似海，數萬里外羈身異域遽教弟子淚如梭。

二十世紀八〇年代，這位著名的科學家返鄉探親，執意要去盤山小學尋找昔日的印記，我忝陪全程，當時寫了一篇紀實作品公開發表，現實錄節選部分於此，望讀者諒之。

……八〇年代的第一個金秋，馮先生終於踏上了闊別多年的故土。山陰道上行，故鄉山水分外親，尋覓好友，祭掃祖墳，回訪母校。馮先生激動地說：「我是鄉音未改，鬢毛未衰，越音依然濃重，黑髮依然一團。見到的一切是陌生而熟悉，新鮮而新奇。多年的思鄉之夢今天終於圓了。」

盤山小學是馮綏安博士此行的重要一站。盤山小學坐落在諸暨以東的盤山村，該村因村南有座山形似磨盤而得名。三〇年代初，原國民革命軍上將蔣鼎文先生在家鄉創辦了這所小學。校舍參照福建廈門中學樣式，延聘名師設計，前後費時二載建成。一座辦公樓矗立中央，六幢教學樓分列左右。假山玲瓏，水池清澈，樹木蒼鬱，四季常青，裡外兩道圍牆，校舍占地面積六十畝左右。校內圖書資料豐富，教學儀器先進，體育器械齊備，更彙集了一批優秀的小學師資人才，當時無論從何種角度講，都堪稱一流。

盛況還在該校開學之時，國民黨要人幾乎都題詞祝賀，蔣介石書寫了「樂育群英」的紅匾，于右任題寫了「盤山小學」校名，孫科的題字為「百年樹人」，還有邵元沖、戴季陶、居正、林森、何應欽等都紛紛贈匾題字、潑墨揮毫，一時名聲之盛，遠播諸暨境外。四方學子，慕名求學，絡繹不絕。

馮綏安是幸運的一個，他從馮蔡趕來上學，在盤山小學度過了他認為終生難忘的小學時代。今天，他身裹太平洋彼岸的風霜，懷揣虔誠忐忑的心情，帶著幾多心切、幾多希冀、幾多疑慮，尋訪母校來了。

母校，你可知道，四十多年前的一名學生，我馮綏安，今天又來學校了。我馮綏安奔波一生，闖蕩各地，但對你始終沒有忘懷。在這裡，我啟蒙發蹟，我懂得做人自強，我打下學業基礎……如今，我雖不敢說事業上怎樣怎樣，但捫心自問亦覺無愧，盡到了自己的努力。家庭中兒孫繞膝，承繼有人，我特意帶來了兩個兒子——醫學、哲學雙博士馮宙麟，病理學博士馮宙鼎，來一睹你的風貌。我要培育他們的故鄉意，薰陶他們的山水情，讓他們瞭解父輩是怎樣一步步走向社會的。

那些歷史人物們題寫的匾額、聯語、書畫呢？怎麼會蕩然無存，一點不見？我記得有好多好多啊。呵，盡被日軍洗劫一空，真是無恥！連這些也擄掠。昔日的校門呢？嗯，正壁依然，不改舊時模樣，只是斑斑駁駁，刻上了日月的風霜。

喏，于右任老先生「盤山小學」的題額倒還在，修整一下，這也是文物嘍。于老的筆墨可是國寶級的，在世界上也甚有聲望。

還好、還好，盤山小學的碑記總算保存下來了。知道嗎？這是總統府秘書、大才子沙文若書寫的。沙文若就是沙孟海先生啊，聽說是書法界的泰斗。我聽蔣（鼎文）校長說，由誰書寫這塊碑記，他還是找蔣介石先生商量後再定的呢！

什麼！日寇幾次派人來要這塊碑文，那你們是怎樣保存下來的？藏在密室裡，不斷地轉移，好辦法，好辦法！

面對碑記，馮先生觸景生情，大聲朗讀起來：「但見宏宇大廈，突兀聳峙，岩流映帶，蔚成佳勝。凡以協贊舍之體制者，區處敷陳，無不允當。講肄之堂，棲息之所，連楹比薨，並臻完美……」

不過，令馮綏安先生感到寬慰的是，校舍大部分保存著，有的得以修復，有的得以擴展，學校的規模和招生人數已遠遠超過了往昔。

這不是蔣照勇嗎？啊，同窗、好友。快五十年了，你可記得兒時往事。那時，學校邊的溪江裡遊魚真多啊！課餘之時，許多同學都手執硬鉛絲，在河灘上劈劈啪啪追逐擊打魚群，那種我們叫、叫……對，叫「串白條」的魚兒，能打到好多好多。我與你是打魚的能手，同學們都很眼熟我們，我們兩人又互爭勝負，常比誰打得多。有一次，你記得不，我們下了一個惡作劇似的賭注：誰打得多，誰就可以用鉛絲擊打對方的腳，輸者不准還手。我從江左岸打，你從江右岸打，兩人在橋頭匯合，結果你比我多三條。在眾目睽睽之下，我被同學奚落嘲笑了。當你準備舉起鉛絲時，我卻迅疾出手，這一鞭鉛絲可是灌注著滿肚子不服氣啊。你大叫一聲，立時，水淋淋的腳背上現出一道紅杠，火辣辣的。老師得知後，大發雷霆，罰我站壁兩小時，向你道

歉，再在班上檢討……你曉得的，我是學校裡聞名的搗蛋鬼。

蔣照勇使勁地揉著眼，眼光怔怔的，布滿皺紋的臉部一抽一抽。當他終於證實面前這位馳名全球的科學家就是孩提時代朝夕相處、同窗共桌、追逐嬉戲、成績特好的馮綏安時，兩人已擁抱在一起，老淚縱橫。

別後的哀腸，自是道不完，訴不盡，人生離合，同學現狀，海峽兩岸……話語一筐接一筐。當話題轉到盤山小學時，馮綏安博士說出了一樁鮮為人知的佚事。他說，蔣鼎文先生離開大陸後對盤山小學念念不忘，重病之時，口囑捐獻十五萬美元再修繕盤山校舍，遺憾的是其妻有意識地封鎖消息，待蔣之弟蔣鼎五趕到哥哥病榻前，蔣鼎文已成休克狀態，再也不能說話了，因此沒有能立下遺囑，成了一樁憾事……

兩人款款細語，挽手而行，在校舍四周盤桓著遙突然，馮綏安先生的眼睛閃出異樣的光彩，他快步向前，在一棵參天松樹下肅穆地站定，呆呆地凝視……

馮綏安自小就頗有心思，畢業之時，他想給學校留點紀念，考慮再三，最後選取了一棵茁壯的松苗，又尋到這塊背風向陽的地方，把它植下了。此後他就再也沒能看到這棵樹。哪知，幼嫩的樹苗迭經風霜雨雪，如今已長成直插雲霄的大樹。故物驟然相見，怎能不激動呢！馮綏安久久地、久久地懷抱著大樹，任憑激動的淚水流淌，嘴巴大聲嚷著：「這是我種的樹，這是我種的樹，這麼大了，這麼大了……」

兩個兒子趕忙調好攝像機，將父親這一稚真的舉動全部錄影了。他們說，他們看到了父親的孩時模樣。

參天大樹，鬥霜傲雪，迭經磨難，難道我們的主人公不就是這樣嗎？時光到了一九八六年，國家科委邀請馮綏安到北京與錢學森等科學家一道研討中國「七五」期間宇航事業的發展方案，同時代表美國加州中華工程師學會，向錢學森、茅以升兩位科學家頒發特別獎。國務院又邀請他參加國慶典禮，因故未能成行。去年，馮綏安又應我國科研部門邀請再次到大陸講學。到家鄉之時，我又拜訪了他，同時希望馮先生開列一個著作書目，以便入新編《諸暨縣誌·著作志》。馮先生還是那麼爽朗親切，但耳朵更重聽了。他兩手一攤，幽默地說，這是太空梭留給他的永恆留念。借助耳機對話也方便不了多少，於是我筆問，他口答。當明白是這麼回事後，他當時的神態真有點口將言而囁嚅，足將行而趑趄。他誠摯地對我說：「故鄉的文化事業我理當關心，我的著作能入故鄉志書也是我心之所願。可沒有辦法，這在美國也是高級機密啊！」我表示冒昧，他則連聲表示抱歉。事後知道，現在他退居二線了，美國政府對他的行動才稍微放鬆，一般情況下，美國是不太肯讓他這樣的尖端人才出國的。「此身已非自由人呵！」他冷不丁地冒出這句話，我一怔，他大笑，繼哄堂。透過這開懷的笑聲，可以看出這位遊子感受到了故鄉的溫馨。

三、創辦醫院，惠及鄉里

蔣鼎文創辦醫院的念頭約是一九三六年前後萌發的。那次盤山蔣氏宗譜修成後，村裡唱大戲，他四處轉悠，見到鄰居請來一位巫師，取香灰當仙丹讓病人服用，不料病情反而加重。蔣鼎文即諍言勸告，要他們去醫院看病，而不要信神信鬼。那位鄉鄰告訴他，他們無錢上醫院看病啊！其時的蔣鼎文除了資助一點錢財外，也一時束手無策。學校的開辦成功，使他想到了應該捐座醫院惠及鄉親了。同時他將自己的想法與諸暨旅外聞人談及，獲得呼應贊同。然抗戰爆發後，一切就無從談起了。

抗戰勝利以後，蔣鼎文旅居上海，同鄉周誠潯告訴了一個令他振奮的消息。

周誠潯是滬上一位頗有聲望的醫學名家，浙江諸暨城內人，湘雅醫學院畢業後留學奧地利、英國，師從著名眼科專家依·福克斯教授，攻讀眼科專業，並被吸收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畢業後謝絕導師的執意挽留，回到上海，協助顏福慶



一九四七年蔣鼎文創辦的諸暨公立醫院院舍外貌

創辦上海醫學院。之後，周誠澣歷任協和醫學院、上海醫學院教授、教務長，中國紅十字會第一醫院（華山醫院前身）眼科主任。抗戰期間，為躲避戰火，他一度回諸暨陳宅、陳蔡一帶行醫，目睹了家鄉缺醫少藥的窘迫局面。其後他出任國民政府善後救濟總署醫學委員會主任委員，對醫學界的情況，尤其是國外醫療物資援助中國的情況非常瞭解。

周誠澣告訴蔣鼎文，眼下有一批國際先進的醫療設備將運抵上海，將資助需要的地方，應努力去爭取，如能成功，家鄉開設醫院就方便多了。

蔣鼎文聞風而動，他一面利用他的社會影響四處活動，一面回諸暨物色醫院地址。經勘定，院址選在諸暨縣城之南的苧蘿山下。其時，古老的西施殿因遭日軍飛機轟炸已是斷壁殘垣、瘡痍滿目，一副破敗景象。蔣鼎文和諸暨縣政府達成一致，在苧蘿山西北側，以西施殿遺址邊緣處為基礎，建造一所醫院，建成後可命名為「諸暨公立醫院」，所需費用由他出面負責募集。

此時在上海出掌實職的宣鐵吾（時任淞滬警備司令兼上海警察局長）以及在上海深有影響的中央委員蔣伯誠（蔣任上海接收委員會主任，因病休息滬上家中），警察局副局長俞叔平等都參與進來了。蔣、蔣、宣、周、俞等共同努力，不僅募集到建造醫院經費，而且成功地爭取到一批當時先進的美援醫療儀器設備，如X光機、無影燈、手術床、化驗設備、毛毯等等，周誠澣又自費購置捐獻了一批眼科儀器。

眾人一合計，由周誠澣親任諸暨醫院院長，並由他號召物色省內外各科醫生到諸暨醫院任職看病。周是全國聞名的醫學專家，深有號召力，因而新建成運轉的諸暨醫院招集到了不少專科醫生。諸暨醫院有一流的醫學專家，一流的醫療設備，名聲遠播，既解決了當地老百姓的求醫問藥，

也方便了鄰近縣市患者前來就醫。而這批現代化醫療設備，諸暨醫院（新中國成立後改名為諸暨人民醫院）一直使用到二十世紀七〇年代末期，才逐步更新換代。

為解決醫院的後續運作資金，蔣鼎文又將二百畝良田捐給醫院，讓其以租息來彌補可能導致的虧空。對於諸暨醫院的建造，蔣鼎文是如此回憶的：

抗戰勝利後，我在諸暨西施店（殿）——也就是西施故里——找到一塊地皮，由我負責建造醫院房屋。我去上海向各界募捐，請杜月笙出面找馬連良出來義演平劇募錢，蓋好諸暨醫院，設法爭取美援，有一百張美援病床，醫院中裝設有六架X光機。我從歐美歸來，看到我親手募捐創辦的醫院已經成為浙贛線上第一流的現代化醫院，心中有說不出的高興，諸暨附近病人都來求治。



一九四七年蔣鼎文創辦的諸暨公立醫院門診部

我在家鄉有一千畝田地，我根本無需田地收益，於是捐給醫院二百畝，捐給學校二百畝，餘下六百畝產權不贈，這一千畝田地收入全用在盤山學校和醫院。¹

在這同時，蔣鼎文還熱心支持同春藥房和杭州民生藥廠的創辦人周師洛（諸暨湮浦人），讓他們研究探討如何用科學的方法提煉中藥，並說如有需要他出面幫助，他定會盡力，以圖為中藥的發揚光大探索出一條濟世之道。

四、實業實事，思路超前

蔣鼎文對辦教育、辦實業一直有興趣，而且思路超前。也有不少說法：抗戰勝利後，蔣鼎文賦閑無事，在南京開辦「宏業磚瓦廠」，與他一道賦閑下職的原參謀長李家鼐任董事長，以李志剛為廠長；又在上海開辦一輪船公司，以此作資本家消磨時光云云。

從現在所能見到的資料看，這一說法似不確切。

除了諸暨醫院是蔣鼎文抗戰勝利後開始創辦外，其他如盤山小學、宏業磚瓦廠都創辦於他人生事業風生水起之時，而宏業磚瓦廠還要更早一些。

一九二八年，蔣介石基本統一中國，於是在南京大興土木，而這需要更多的建築材料，如磚、瓦、水泥便是必需。也許是辦學心切和家庭出身之故，蔣鼎文見此情景，便想到要創辦一所磚瓦建築學校，而辦學校需要經費，於是他想到先辦一個磚瓦工廠，希圖以磚瓦廠的收益來支撐學校的創

¹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六三一—六四頁。

辦和運轉。

這一實業的創辦似乎不大順利。抗戰之前，磚瓦廠雖然已經開辦，也已出磚，不過尚未來得及產生效益，南京便已陷入日軍之手；到抗戰勝利後，蔣鼎文依然執著這一實業，可未過幾年，他自己也跑到臺灣去了。對於宏業磚瓦廠未竣之事，蔣鼎文晚年也談到了：

民國十七年建都南京後大興土木，磚瓦業欣欣向榮，我就想在南京辦一所磚瓦專科學校，在辦校前先創辦宏業磚瓦廠，以廠創校，用磚瓦廠收益作為創校經費，地址就在南京城到燕子磯的路上。戰前已出磚瓦，勝利後我再去，連舊有基礎都毀了，沒有來得及整理，大陸便全部淪陷了。¹

抗戰勝利後，蔣鼎文還在諸暨城內浮橋旁（今太平橋）建立一個火力發電廠，供應諸暨城內的電力照明。也許家鄉經常遭受洪災之故，他赴歐美考察時非常留意水利設施建設的科學性，俾使回來後有助於家鄉水利建設。

使人驚訝的是蔣鼎文辦學興業的超前思路。像學校、醫院，多半是公益性的，要靠自己收費養活既不可能，也違背於他創辦的初衷。於是在開辦這些公益事業以後，對盤山小學、諸暨醫院各捐二百畝田，資產也隨之轉入，但約定不准賣掉，以租息支撐後續運作。他手中又握有六百畝田地，產權仍歸他，由此取得租息收入，由他全盤掌握考慮，支付何處所需；對於募捐而來的錢財，他分

¹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六四頁。

文不取，成立一個公平的基金會，讓基金來產生收益，再擴大福利事業。南京宏業磚瓦廠最終雖未產生收益，導致磚瓦專科學校無法辦成，然七八十年前就有這種「以廠辦校、養校」的思路，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這套興辦實業以公益社會的思路和做法，即或放在現在也是不落後的。而到了臺灣以後，蔣鼎文運用這種先進的理念，資助了不少貧困學子得以升學成材，對這下文還將談及。

對於盤山小學和諸暨醫院，蔣鼎文牽腸掛肚：「我希望這兩座福利事業能日益發展擴大，好造福地方，也希望兒女能夠繼承，我時時勉勵他們，一旦能夠回去，無論如何要好好維持學校和醫院。」桑梓之情，根脈所繫，蔣鼎文先生遠在臺海那邊，念念故里之心始終不渝。

五、公益慈善經費溯源

蔣鼎文平生做了不少公益事業，如創辦第一流的盤山小學，帶頭創設現代化的諸暨公立醫院，出資修建家鄉的浦陽江支流陳蔡江防堤，還有開辦諸暨火力發電廠，到臺灣後又帶頭捐資成立諸暨旅臺學子教育基金等等。不少文章在肯定他做實事的同時，往往要添加意味深長的一句話：「當然這些經費的來源不正常。」還有些更是進一步引申，「其實哪朝哪代沒有貪官呢」？探究這些錢的來源，不是不可以，也是人的本性使然。然若離開時空，以現代人的思維去推溯歷史人物的作為，則有點類似於追問慈禧太后有否看過電視一樣。在撰寫蔣鼎文傳記時，筆者留意到不少文獻檔案資料，覺得有必要在這裡據實闡說幾句。竊以為，蔣鼎文所做公益事業的經費大致來源於以下幾個方面。

1 《李宗仁回憶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第二四七頁。

（一）高額的軍人薪餉

國民黨時代，尤在抗戰以前，兵員招募不是義務徵召，而有點傭兵形式，凡從軍者，從士兵到軍官都是按級發給薪餉的，且薪餉還較豐厚。李宗仁對北伐出征之前的官兵薪餉標準有逐級的詳細記述：

薪餉發給的標準大致是：士兵每名每月十元，班長十二元，少尉排長三十二元，中尉排長四十元，連長六十元（另公費二十元），營長一百二十元（公費一百元），團長三百元（公費兩百元）。按當時的生活程度，士兵每名每月伙食費約二元，作戰時食米且由公家供給。所以一個士兵的薪餉可以養兩口之家（庭）。¹

這裡至少可以看出兩點，第一，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時一個士兵每月掙十元，除了本人生活開銷以外，還可以養活兩口之家。這時的家庭當然不會像現時的一家三人，至少是四個人乃至更多。其時即或在異鄉的士兵，每月開支還用不了二元，這就是當時的物價水準。第二，軍官的薪餉依級別，從低到高以超過幾何級數的比例遞增，越至高層，層級差距越大。李宗仁在這裡沒有提供團長以上的薪餉幾何，然層級越高差距拉得越大，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李宗仁所述的還是他所在桂系部隊的官兵標準，亦在同一書中，李宗仁對蔣介石發洩不滿，認

¹ 《李宗仁回憶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第二四七頁。

為蔣介石的中央軍無論在軍事物資，還是官兵待遇上都比其他部隊高出一大截。

蔣鼎文是一九二四年的營長，一九二五年的團長，一九二七年的師長，一九二八年的副軍長兼代軍長，一九二九年的實職軍長，一九三三年的集團軍總司令。中央軍的官兵薪餉標準一時尚未找到，僅按李宗仁桂系軍官標準粗粗推算，一九二五年蔣鼎文的薪餉至少可以養活一百戶家庭的一般生活；一九二七年時至少可以供養二百多戶家庭，至於其後他的權位更高，可達多少餉薪，一時就無法知道了。故而其時不少國民黨將領在家鄉辦有公益事業，這與他們的優厚待遇是分不開的，並不一定都是來路不正。

那麼政府這麼多的軍餉來源何處？其中最大的一塊收入是「禁煙特別捐」和「防務經費」。李宗仁在該書繼續敘述道：

所謂「禁煙特別捐」實即鴉片稅。我國原為國際禁煙簽約國之一，未便明徵鴉片稅，故以「寓禁於徵」之意，課以重稅，所以名為「禁煙特別捐」。在廣東每兩煙土課稅在一元以上，所以收入很大。所謂「防務經費」實即賭捐。兩廣人民嗜賭成習，官府禁之無效，乃課以重稅。這兩種稅收都由政府招商投標，組織公司承包稅收……這種煙捐、賭捐在任何政體內原都是犯法的，但在我國當時卻是政府經費的主要來源之一……在內亂頻仍、干戈擾攘之際、都是不得已的挖肉補瘡的辦法。

還有一種說法，蔣鼎文在棉湖戰役立下殊勳，致重傷病危，瀕臨死亡。蔣介石頒發特別獎伍仟

元大洋，這在當時可是一筆鉅款，未知屬實否。然一九三〇年底蔣介石匯給蔣鼎文葬父費用參仟元大洋，可是見之於檔案資料記載的。

（二）有權動用高額公積金

國民黨軍隊師一級的編制極為穩定，其他如旅、軍一級都是因需而設。師級作為軍事戰略單位，獨立擁有人、財、物的支配權，且師一級設有機動公積金，師長可以根據自己認為的需要動用。未知後來乃至現在臺灣當局的機關公務機要費是不是從中可尋到淵源和軌跡？前面已述，蔣鼎文自一九二七年出任師長後，一直是國民黨軍中兩大人數最多、裝備最好、戰鬥力最強的第一師、第九師師長（後以軍長兼），經費充足，直至一九三二年物月將第九師師長移交給李延年接任為止。在交接權職的同時，蔣又移交給李延年二十五萬元大洋的公積金，一時引起軍界轟動，聲譽鵲起。因為按照當時軍中相沿成習，上一任主管對這筆公積金不移交給下一任亦是正常的。也有可能，他在做家鄉公益慈善事業時或動用了其中一部分公積金。

（三）向各界募捐及資助所得

抗戰勝利以後，蔣鼎文帶頭創辦諸暨醫院，其時他在軍中已不擔任實職，只不過他的影響還在。如果沒有公益愛鄉之情，他亦可以撒手不管，然人的心性是不可改不了的。他聯絡軍中地位顯赫的同鄉蔣伯誠、宣鐵吾以及俞叔平等，設法爭取到一大批美國原為援助中國抗戰而捐贈的醫療設備，同時他又聯絡同鄉醫學名家周誠澍，讓他檢點醫療設備是否齊備。周誠澍認為美援設備中還欠缺一些，

周自費購置補齊。大概創辦醫院的錢款還不夠，蔣、宣、俞、周等商議到上海向各界募捐，並由杜月笙出面請馬連良來滬義演平劇，杜月笙對蔣伯誠、宣鐵吾可是言聽計從的，因為他們有淵源關係。而馬連良等名角為籌建醫院義演也應書上一筆，這些演出所得均用來創建諸暨醫院。當門診部尚未落成時，蔣鼎文將在諸暨城內的公寓權充臨時門診部。所以這個醫院是集眾人之力，因為是蔣鼎文帶頭，且出力最大，名聲最響，故而「好事壞事」都掛到他名下了。建成後，將醫院命名為「諸暨公立醫院」，還是頗值思量。

（四）弟弟蔣鼎五經商資助

蔣鼎文的弟弟蔣鼎五，畢業於暨南大學會計銀行系，曾任銀行總經理，後又開辦公司，是一把經營理財的好手，頗有資財。他與蔣鼎文相差十六歲，由於蔣父早死，蔣鼎文長子如父，再加其兄的地位和照拂，公司的開辦自比常人順利，所以蔣鼎文的一切所需和所示，弟弟自然無條件照辦。如剛赴臺之時，蔣鼎文讓他專程送一筆錢款到香港去資助衣食無著的鄉親。蔣鼎文所做的公益事業中無疑有蔣鼎五的一部分錢款。

（五）其他來源

是否還有不義之財作公益？至今尚未掌握第一手資料，不能下否定和肯定的結語。在過去乃至沿至現在的文章講到蔣鼎文的資產時，多還是這樣說的：「蔣鼎文的私人帳房陸怡霖說，『西北最

大的資本家毛虞琴、古鳳翔的財產，只不過蔣鼎文的零頭數」。——「日軍在河南一帶，到處張貼蔣鼎文一手抱美人，一手提鈔票的宣傳畫，刻畫得入木三分。」對於前一種說法，還沒有找到原始出處，可能來自於我們那種特殊年代，政治意識極強的宣傳體文史資料，但稍作分析就知，這是飄浮在空中的氣球語言，毛、古有多少財產？蔣有多少財產？這個「零頭數」是如何比較出來的？實是經不起推敲。

至於後一種說法，可能是為文者不知這種傳單的來源。事實上除了這一種傳單，還有一幅漫畫：上畫氣急敗壞的湯恩伯，口中念念有辭，「銘三，我要到委員長這裡告你。」同樣，還有蔣鼎文對湯恩伯暴跳如雷訓斥的漫畫。殊不知，這全是日本侵略軍的傑作，日本許多間諜在河南潛伏多時，他們深入到軍中民間，得悉蔣、湯嚴重不和，乃想出離間妙計，於是印製了大量標語、漫畫，作為傳單到處張貼，甚至用飛機廣為散發，目的是渙散軍心民心，引起軍民對抗，削弱以至摧毀部隊戰鬥力，果然起到不小乃至日軍武力討伐所無法起到的作用。可歎的是直至六七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不少人依然不加辨識，依然不瞭解這種宣傳資料出籠的特殊背景，用日軍間諜這種戰爭伎倆作依據，不分青紅皂白詆毀曾浴血奮戰、以命相搏的民族先人。這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著名作家麥家所說，日軍諜戰手法之高超非他國所能及。而當年如此「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軍事行為竟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日軍間諜們大概會在地下竊笑。

在這裡也要解釋幾句，筆者無意無端為蔣鼎文洗白，也無意無端為蔣鼎文抹黑，只是提醒為文捉筆者，不要隨意訾否先人，特別是他們做出了有益於民族和民眾的實事時，不要繼續讓民族敵人的「傑作」揚名千古；不要超越歷史去做有罪的推定。歷史發展到現在，我們要記住什麼，忘掉或

淡化什麼，不斷地揚棄，只有這樣，我們的民族才會生生不息。

話再說回來，有些公益事業設施並不是今人所想像的那樣，有多大額的「絕對基數」，如盤山小學規模可謂宏大，而建造所花去的費用，出資人蔣鼎文的說法最權威：「悉斥儲金三萬餘」；而學校每年所需，則「復歲取萬金之息，作經常之需」。¹也就是說，蔣鼎文捐給盤山小學的二百畝田地的出租費用，基本可維持學校的正常運行，再加蔣鼎文所說，他手中還有機動餘地。

從現在資料看，蔣鼎文還是大氣散財的，是熱衷於公益事業的人。他赴臺後帶頭捐款創設教育公益基金，在二十世紀六〇年代捐獻一大批價值無法估量的商周青銅器給臺北故宮博物院，至今還陳列在該院醒目處。七〇年代初又向臺灣法人教育財團和諸暨旅臺教育基金各捐八十萬元，按照當時的物價，這可是一筆鉅款。

其實，在不少公益事業中當地的百姓也出力不少，如盤山小學的建造，當地村民是出義工的。對此，蔣鼎文在《盤山小學碑記》中也不忘記述，學校的修建，村里鄉親「分任勞而共襄其役，則賴族父老賢昆弟咸資助之」。

1 分見蔣鼎文《盤山小學碑記》，《暨陽花亭盤山蔣氏宗譜》。